

我国“九大企业现象”

在我国企业界，有著名的九大“企业现象”颇耐人寻味，它们分别是：

1.“斯米克现象”。上海斯米克拉丝模有限公司是由上海拉丝模厂和英属CIMIC公司共同投资经营的。这家公司去年7月正式开业，在外方投资、先进技术乃至管理机制尚未正式引进、产品市场疲软照旧的情况下，完成产值、实现销售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。显然，这种转机靠的不是“硬件”，而是“软件”——实现严格的现代化管理。

2.“么儿企业现象”。邮电部成都电缆厂是全国500家最大企业之一，为扩大生产，占领市场，该厂大搞横向联合，先后办起了成都双流热缩制品分厂、乐山分厂和广东东莞CDC电缆厂。出人预料的是：这些靠总厂技术和资金哺育成长的“么儿企业”，一个个长得结实健壮，经济效益一个比一个强，甚至远远超过总厂。这种奇特现象被称为“么儿企业现象”。

3.“庆铃现象”。在重庆中梁山一带，有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，其中庆铃汽车有限公司一枝独秀：1989年荣获重庆市最佳效益奖第一名，1990年利税又增长89%，人均利税是全国汽车行业之冠。在“庆铃”周围，有几家亏损或效益下滑的企业。照理，当然是后者羡慕前者。然而，眼下的现实却恰恰相反：一些“庆铃”的职工反而羡慕相邻企业的职工。这是因为(1)“庆铃”管得严，不如其他企业职工自在；(2)夏天“庆铃”要战高温，一律停止休假；(3)“庆铃”利税成倍增长而职工收入增长却有严格限度。

4.“二毛现象”。这是一家各项实绩都令全国同行羡慕的企业：连续七年，它的人均创利行业第一，平均万锭创利行业第一，产品畅销海内外，企业的职工人数仅占行业职工人

数的二十分之一，却创造了整个行业三分之一的利润。然而它竟与国家一级、二级企业无缘，甚至还不是市级先进企业，企业竟没有一项产品被评为国优和市优。这些仿佛杜撰而又确实发生在上海第二毛纺织厂的现象，被人称为“二毛现象”。

5.“哈赛”现象。哈尔滨无线电四厂始建于1958年，是全国第一台袖珍半导体收音机的诞生地。但从1958年开始，企业却连年亏损，到1990年，累计欠债高达1100万元，资不抵债，濒临破产。哈尔滨市政府为让这个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营企业焕发生机，决定通过租赁，引进深圳企业管理模式，转换该厂经营机制。该厂被深圳赛格集团租赁改为哈尔滨赛格电子公司后不到10个月，产值从615万元增长到1367万元，销售收入从31.5万元增长到850万元，从亏损17.3万元到实现利润80万元，上交税金80万元。这就是“哈赛现象”。

6.“长虹现象”。所谓“长虹现象”是指四川绵阳的大型三线军工企业——国营长虹机器厂，近几年来根据市场的变化和要求，为搞活企业而采取了一些不同凡响的措施。由于这些措施“合理不合法”，超越“规矩”而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因而为人们褒贬不一。其中，争议最大的是“越规涨价”和“犯上降价”，即在彩电紧俏的1988年，自主涨了价；在彩电滞销积压的1989年，又自主降了价。这种作法到底是对还是错？电子行业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。

7.“龙玻现象”。黑龙江玻璃厂是经国家计委批准，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大型平板玻璃企业。1984年5月开工建设，1986年8月建成投产，现有职工2200多人，年产平板玻璃143万重箱，产品一半（下转第46页）

(上接第 47 页)供应省内,一半销往省外和东南亚国家。该厂建厂时间短,但近年却连创佳绩,先后被评为国家建材系统二级文明企业;省级设备管理先进企业、二级计量单位、三级质量管理单位。1992 年在全国 33 家大型玻璃生产厂家质量评比中获优胜奖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生产、技术、管理、效益都比较好的企业,却陷入沉重的债务中不能自拔,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。这种现象称之为“龙玻现象”。

8.“西柳现象”。地处辽宁省海城市西南 10 公里的西柳小镇,此地虽不大,却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布衣批发交易市场,人们习惯叫它“西柳大集”。一般集市定期开市,这里天天是集。各种服装、布匹汇聚于此,真可谓“布衣的海洋、商贾的麦加”,号称东北小“温州”。它

的前身是从做裤子的买卖开始,几经周折,被有关部门撵得东躲西藏,最后还是在没人管的水洼地带,顽强地生存下来,发展到今天,已成为东北颇有名气的服装集散地。

9.“东北现象”。东北的企业大多建于 50 年代初,如今“青春”耗尽,设备陈旧,工艺落后;工业结构“一头沉”,重工业产值占 2/3,产品多为大型机械装备和基础原材料。企业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任务重,大量产品被平价调出,而所需原材料又要议价购进。东北曾是中国的“工业巨人”,这里有 1700 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,占全国 1/7 强。然而,这种“巨人”近年来变得步履蹒跚了,工业产值由 1957 年全国的 25% 下降到 1989 年的 13%。这种现象被称为“东北现象”。

